

## 蝴蝶\*

九隐

2020-11-30

我至今还记得那幅场景。

已经干涸成褐色的血液，老师的尸体，蝴蝶。

很多蝴蝶，从他裸露的头颅里飞出来。

我不记得我是怎样逃跑的。

母亲说我受到了很大的精神打击，原本以为休学一个星期可以好，结果足足在家里待了两个月才走出房门。

而且，从那以后我就患上了蝴蝶恐惧症。

---

\*Click to View:<https://web.archive.org/web/20230629233129/https://bluerabbitandrea.wordpress.com/2020/11/30/>

我现在是一名大学生，逐渐接受了自己的恐惧，  
同时也在积极地治疗。

我的心理医生很想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，她鼓励  
我将那段过去表达出来。

但是，不知道是我对文字太不敏感，还是那件事  
情太离奇，无论我使用怎样的字词都无法表达出我内  
心的感受。

恐惧，后悔，害怕，憎恨，爱，绝望……这些描  
述感受的词语都是如此，词不达意。

“事情要从我高中时的社团说起。

“我加入了蝴蝶社。

“明明有昆虫社了，为什么还要有一个蝴蝶社？

“不，其实是因为我们学校对社团建立放得很

宽。即使是这样，学校也不会要求取消或者合并。

“更何况，这两个社团完全不一样。

“昆虫社无非是饲养昆虫或者制作昆虫标本，研究这方面的科学。

广告

举报此广告

“但是，蝴蝶社，怎么说呢……

“总之，整个社团也只有六个人。

“后来他们相继退社了，只剩下我和老师。

“老师其实不算是老师，他是从我们学校毕业的学长，大学毕业以后又回到家乡。”

“他是做什么的？”医生问我。

“嗯……他说他是蝴蝶饲养员。确实有这个人，不是我幻想出来的，他姓张，他的父母也都是从我们学校毕业的，家好像也住在学校边上，应该是有什么执念吧。”

医生在本子上记录了一下，点点头，示意我继续说。

“老师人挺好的，我很喜欢他。

社团里的蝴蝶也都很喜欢他，很听他的话，以至于每一年的校庆表演都会特别邀请他。

嗯，怎么描绘舞台上的那个场景呢？无论是歌唱还是话剧，蝴蝶们的表演都非常精彩，可惜那些录像都被我扔掉了。

每年入学后两个月左右会有一次社团纳新。

我就是被海报吸引过去的，那张海报上是缤纷

多彩的蝴蝶，但凡是女孩子都会喜欢漂亮的东西吧。

那张蝴蝶社的海报在女生当中掀起了一阵小小的风浪，很快就平息了。

大多数女生还是加入了艺术社团或者手工烹饪之类的，体育社团则广受男生喜爱。

也许大多数人都只爱其艳丽的翅膀，而害怕蝴蝶这种生命本身。

我走进那间教室，就见到了老师。

他给我的印象很深刻，我第一次在现代见到那样的男性，当然应该也是最后一次。

老师穿的衣服也没什么特别的，就是很普通的棉质雾蓝T恤，白色短裤。黑色短发，干净的脸庞，身形瘦削挺拔，有一点习武的痕迹。

他指尖停着一只虎斑蝶，但是他没有在看蝴蝶

，也没有在看我，只是举着它，仿佛置身大雾中，周遭的一切都与它无关。

年龄的话真的很难判断，我从来不敢问，后来是看报纸知道的。

当时是面试的学长问了我几个问题，诸如为何加入我社之类的。

然后学长就望向老师，老师并没有惊讶的表情，手上的动作也没有动，只有虎斑蝶拍了拍翅膀，在他身边盘旋了一会儿，又落下来。他平静地点点头，学长才轻声对我说面试结束了，结果用短信通知。角落有蝴蝶标本，可以随意参观，也可以离开。

我站在那边看了一会儿标本，老师指尖的虎斑蝶飞了过来，落在我肩上。

我也学着老师一动不动，不惊扰它，等它离开。

身后传来一声轻笑，蝴蝶又飞了回去，我这才转头，原来是老师。

他什么都没有说，只是眼神清明起来，仿佛雾气被朝阳驱散。

后来那个学长告诉我，老师有和蝴蝶沟通的能力。

我至今不知道蝴蝶说了什么。”

“蝴蝶是不会说话的。”医生纠正，“沟通，有可能只是他有很强的观察能力以及和蝴蝶共同生活的经验，通过这些来沟通。”

“的确如此，您说得对。”我说。

“我们这一级就进了六个人。

有个同学没进，让我去问学长学姐为什么，我

问了，他们说是老师选的。

同学很快托关系进了别的社团。

日常的社团活动其实没有强制来或者不来，但是我真的很想学会和蝴蝶沟通，所以每天都去，从未落下。

我们的活动室在教学楼顶楼的蝴蝶标本室，我常常是最早去，最晚走的。”

“你就没想过学长是开玩笑的吗？”医生说。

“没有啊。”我理所当然答道，“老师确实能和蝴蝶沟通，为什么我不行？”

“那你最后学会了吗？”医生问。

“我不知道。”

“我好像渐渐地也会和蝴蝶沟通了，代价是朋



友越来越少。

学业也落下了好多，可能是因为我实在不擅长理科吧，每次写卷子都觉得脑子一团浆糊。

老师送了我好多蝴蝶。

五只斑蝶，三只粉蝶，还有一只非常漂亮的凤蝶，那是我十八岁生日礼物。

我经常把鹤顶粉蝶放在花坛里，不过不久就收到了园艺社的警告。

嗯，理由是他们养的蔷薇会被我的蝴蝶吃掉。

尽管我相信我的蝴蝶不会吃……要问为什么，因为它们其实是食肉的。

我在班上这么说，但是昆虫社的同学马上反驳我，说书上讲粉蝶常吃十字花科、蔷薇科和豆科，给人类造成危害。

不知不觉间我就和朋友们疏远了，因为我感觉他们都不喜欢我。

我的朋友只剩下蝴蝶和老师。

我还去过老师家。

妈妈知道了以后训了我一顿，说我不能单独去陌生男性家里。

可我只是为了蝴蝶，我好喜欢蝴蝶，也好喜欢老师。”

医生听到这里问了个奇怪的问题：“你会不会希望自己是蝴蝶？”

“非要说的话，我希望我成为像老师那样的人，他获过好多关于蝴蝶的奖，但是从来都不从事销售什么的，甚至在博物馆做义工，不拿一分钱。他的经济来源似乎主要是世界级的蝴蝶展览邀请他去讲解，

会给他一大笔钱。

对不起，我妈之前给我找的心理医生一直在催眠我，让我忘掉那些事情，虽然效果不好，但是大概还是忘掉了一些。”

“忘记问你了，你现在在读什么专业？”

“听我妈的读了幼教。我不喜欢小孩子，太吵了。我只是想学钢琴。”

“所以你学会和蝴蝶沟通了吗？”

“我想学钢琴也是因为老师会弹钢琴，让蝴蝶随着音乐跳舞。

音乐可以安抚蝴蝶的躁动。老师是这么说的。

老师也没什么朋友的样子，学长学姐们都在外地，很少回来，他们没有回来，老师就孤身一人住在学校边的原教工宿舍。

有一次考砸了，我不想回家，社团活动结束后以后就一路跟着老师回家。

老师的家里腾了一个房间，放了两个大置物架，上面都是培养罐。罐子里是蝴蝶各个时期的幼虫，还有蝶蛹。

嗯，他送我的那些蝴蝶，其实都是我亲手培养出来的哦。

他从来不送人蝴蝶的，会送虫卵，孵出什么就是什么。”我说到这里情不自禁笑了起来。

“噫，为什么我觉得好痒人。”医生忍不住皱眉。

“难道是因为变形的缘故……？”我说。

“是啊，蝴蝶从卵变成毛毛虫，再变成蝴蝶，变化真的很大。”医生说。

“不，我说的‘变形’是指我说出来的话，落到听到的人心里就变形了。因为世界地图也不是圆的吧，地球是个不规则的球体，但是却要画在平面上，经纬线自然就变形了。”

“你的思维太跳脱了，我完全跟不上。不如再讲讲蝴蝶吧！”

医生发现眼前这位患者自称蝴蝶恐惧症，其实谈起蝴蝶就眉飞色舞，反而很喜欢的样子。

难道是谈话起了效果？

原来这位患者只需要普通的心理咨询就可以了啊！

但是直觉和经验告诉她并没有那么简单。

她决定继续听下去。

“一般来说升入高三就要停止所有社团活动了

。但是我还是忍不住用放学的时间，找各种借口拖延回家去活动室找老师。

其实也并不是后继无人，我们收了很多学弟学妹，他们对社团活动很有热情。

但是，学校今年没有出现任何新社团，经费也管得更严了。

于是我们终于等到了那一天，学校勒令类似社团合并，大幅减少社团数量。

昆虫社马上派了人过来和我们谈。

我自然是听老师的。可惜我已经失去这个社团的管理权了。

社团管理层经过商议，最终决定和昆虫社合并。”

“值得一提的是，他们的商议是在 QQ 上进行

的，而老师不上网，他什么都不知道。

他们说，说白了这就是个校外可疑人员，对社团前途来说没有任何价值，没有他我们还有昆虫社的老师，还有经费和活动室。不用在意他的意见。诸如此类的话。

我讲不清我当时是什么感受，他们排挤我可以，可是这样讲老师，我真的很生气。

我那天晚上退了群，删了好多好友。”

“老师后来搬家了。他一直说想住在带小院子的地方。

他的新家地址只有我知道，其他社员或者前社员，都没有人知道。

继续养蝴蝶，也养花，甚至有一天，他告诉我他想养猫。

我猜想他是不是要结婚了。

结果并没有，他甚至没有邻居，我在周末会乘大半个小时的车过去看他。”

“蝴蝶社合并了。

以后没有蝴蝶社了，活动室归昆虫社。

他知道以后什么也没说。

我定定地望着展示框里那只虎斑蝶。”

“如果故事到这里就结束该多好。”

我眼眶红了。

医生温柔地拍着我的背：“不想说的话就算了，没关系的。”

那天晚上我的所有蝴蝶都开始出现可怕的躁动



我不会弹钢琴，我用手机放老师弹琴的录音，但是没有用。

它们疯了一样地撞我的窗户，我只能打开窗户让它们出去，我当时有点困惑，第一反应就是给老师发短信。

老师在这个点，信息通常都是秒回的。

但是这一天，他没有回我。

于是我决定自己去探明真相，我向着蝴蝶飞走的方向跑。

它们有一些飞得快，有一些飞得慢，凤蝶恰好翅膀受伤，飞不动，我就跟着它示意的方向跑。

结果我来到了学校。

学校还没关门，我顾不得和保安解释，跑进去

找我的蝴蝶。

这个时候所有的教室灯都灭了，只有顶楼，我们曾经的活动室还亮着灯。

教学楼外墙密密麻麻布满了许多小块黑影，我爬上顶楼一看，才知道，都是蝴蝶。

这些蝴蝶都不听我的指挥，我手上的凤蝶落在地上，很快和其他凤蝶混了起来。

我小心地绕开它们走，担心踩到它们的翅膀。

然后，在活动室中间，我见到了老师……

他已经面目全非了。

蝴蝶在他的身上吸食着他的血肉，四溅的血液和脑浆也停满了蝴蝶。

我砸了所有的展示框，踩死了很多蝴蝶。但是

还有更多，更多从窗外涌进来。

我把窗户关了，然后把蝴蝶一只一只地从老师的脸上和头上撕下来，踩死。可是还有很多钻进了他破碎的头颅里，大快朵颐，然后黏腻在地上一动不动

我抱着他，听说满身是血，不许任何人靠近。

校工说听见了很可怕的哭声，我嗓子疼了一个星期，一直在咳血。

后来听说是我们有个学弟无意间和昆虫社的人说了这件事，说担心学长（也就是我的老师）会不高兴，毕竟是高年级的学长。昆虫社有个人混社会的，于是找了打手。

老师曾经给过他们联系方式，说有问题可以联系。

于是他们就用我的名义约老师出来。

老师以为是我，没有一点防备，来到学校，结果被人活活打死。

最后那些杀人的家伙怎么样了，我一点都不关心了，我不会计较他们怎样嫁祸给我，怎样被识破，被判了多少年。

等我毕业以后，养两三只蝴蝶，一些花，一只猫，打算住在老师留下来的那个有小院子的公寓。

你说人活这一辈子，最后留下了什么呢？

“至少他还有你。”医生轻轻说。

我一生只有一个高中，也只有一个真心敬慕的人。

日语里说“一期一会”，正因很多人一生只会见一次，才要格外珍惜眼前的时光。